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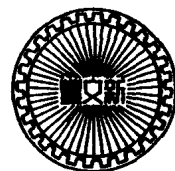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八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冊目錄

總類



考 據

宙載二卷	明	張 合著	雲 南	一
南園漫錄十卷	明	張志淳撰	雲 南	四七
讀書雜記一卷	清	王紹蘭撰	雪 堂	一一
契文學例二卷	清	孫詒讓撰	吉 石	一二七
畏壘筆記四卷	清	徐昂發撰	殷禮在斯	一七九
讀書雜釋十四卷	清	徐 彥撰	金陵叢書	二〇七
癸巳類稿十五卷附詩文補遺一卷年譜一卷	清	俞正燮撰	安 徽	三一五
破鐵網二卷	清	胡爾榮撰	藕 香	七〇九
遜志堂雜鈔十卷	清	吳翌鳳著	槐 廬	七一一

雲南叢書史部之二

宙載

共二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宙載二卷永昌張合著按志合字懋觀號藏所
人志淳少子舍弟嘉靖壬辰進士刑部主事
使以疾告歸性嗜學手不釋卷善書畫權貴
之居鄉不談公府事時欲清查夷田人心洶洶乃為書
五言言達之當事事遂寢卒祀鄉賢著有賣所詩文集
宙載等書其歷言行事大略如此根源往嘗得南園漫
錄暨禺山詩文集刻於昆明獨賣所著述徧求不可得
去歲居京師趙介庵師來書云江蘇圖書館藏有宙載
因致書江甯蘇州兩館借鈔復書並云無之輒深悵惘
今年春何小泉秉智方曜仙樹梅復來書云訪確有鈔

宙載

序

本存甯館乃丐江蘇議員吳縣潘斗南承曜為之謀斗
南親往檢閱乃得之於叢殘中為出資付鈔胥費半月
力乃戴事斗南為前貴州巡撫倬如中丞肅家孫中丞
少日曾遊滇中撫黔時陳虛齋師適視黔學虛齋師言
每與中丞談謙輒看眷於滇今斗南之於此書殷勤若
是頗有其祖風云惟賣所之為此書出於隨手掇拾及
身竟未刊行其閒街談巷議猥鄙之言罔不具載而明
世宮闈隱秘尤多奇駭可怪之談賣所身為士夫公然
奮筆罔所忌諱若此覽者頗以為疑然如書中所錄司
禮監張佐題本其事尤世人所未及知案牘昭然必非

虛造亦可見深宮之中本非常之地未可臆決其有無
也書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古
聖之垂訓深遠矣孫少元師以癸亥政變辟地來吳同
居讀宙載一過詔根源曰賣所序其兄集有曰升庵先
生日吾禺山兄所為詩文慮其多而未有宜于擇者也
乃為擇為集名曰貴精禺山兄欣以受曰子良於擇雖
十去七八吾奚憾夫著述所以明道若於道無關亦奚
以為吾竊欲為宙載置於擇因面語以可刪節者數十
條根源意不盡然謹對曰請去其太甚者可耳師亦幡
然曰子言良是乃僅籤注數條屬寄介庵虛齋兩師訂

宙載

序

正付梓根源爰述得書之由於篇首資觀者考覽焉民
國十三年甲子六月騰衝後學李根源敬識於葑門曲
石精廬

二

滇南在國初肇省越今二百年有奇衣冠文物蔚然儼
中士滇士中德行事功卓絕一世稱文獻者誰哉隆昌
賁所張先生是已先生上世余江陵人洪武中遷今郡
代敦隱德未發之祥鍾於戶侍南園公即先生父也先
生又有夜光九歲能賦詩求六領書貴鄉解第一壬辰
先余舉進士歷官三曹正藩終楚臬創平生好著述帙
成者類千數業已乎其簡竹而三復之矣無何客有自
滇來者持先生手書由載告予載取名宙謂所陳之道
既運往古復合將來義也予披閱之竊嘆曰全滇文獻
在茲與夫操觚逢掖之士類立一家言以邀主司樹謀

宙載

序

三

府以欺瞞瞽植名戶人人謂吾遷史固書矣吾東吳新
安歷下矣吾毘陵勾吳海虞於越矣詎意妄自我剪者
有貂裘狗尾之譏獵譽射名者來和璧問訪之韻甚至
名實混淆者又不免爰旌喀喀之議即流棟汗牛奚補
也道且幾爲天下裂矣先生獨上下千古厭厭百家起
釋褐迨解組凡遇交游寮采有所談述及吏牘暇有所
自得隨筆之漸成卷成載大之朝廷憲典人物名號小
之耳目習常閭閻技術言言根極理奧可以挽世態可
以淑人心可以參往軌可以範來學是猶采荆山多良
璞探合浦盡夜光遷固有靈方含笑於九原而東吳新

安諸君子且相揖讓而生色矣噫文獻胡不足哉雖然
先生忠蓋在朝寧事功在二藩勛名在彝鼎緒餘在文
章宙載特約文之一班耳今先生繼南園公及誥封鉅
庵公榮膺三世鄉賢則滇南士夫之重先生者果在德
行事功不但以其文章已也

時萬曆賜進士第南京尚寶寺卿前中順大夫南

京太常寺少卿改江西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

學校石城許穀書

宙載

序

四

往讀一統志永昌人物首南園少司徒次惟副使賈所
公即海內名如禹山府君弗與焉然後知賈所公之學
行才望必有過於伯兄特後人不及知故羣推禹山府
君耳至著作則云賈所文集賈所詩集稻蘆漫筆八語
編游宦雜抄賈所日記僅知其目而不識其為何書其
故維何一曰世之遠也一曰地之僻也一曰子孫之愚
也世遠則易泯地僻則知希子孫愚則不知守遺刻散
佚又何足異近搜得宙載一種惜殘帙不完然終不忍
置用授諸梓第其中有隣於泛近於訐者不揣鄙陋謹
刪節數則非直壽梨無資而心以力窮亦懼災木貽誚

宙載

序

五

而瑜因瑕掩訂校既成彙爲二卷冀存十一於千百云

出耳

五世姪孫辰率男賀筵謹書

宙載卷上

雲南叢書

俞元德稱張子韶祭洪忠宣文止列年月洪景廬深許之張殆效夫子題季札墓意坡翁野史亭記止敘作亭由修亭故一類

其齊莊大學術義補有曰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葉茶之用通中國外夷不復知有末茶予行部至貴州諸衛嘗食糯茶雖與唐宋茶未臨用輟之者少異然亦不相遠公博聞多見謂今世不復知有末茶殆恐不然

示兒編以南子爲南離困學紀聞則謂陳自明非其鑿

宙載

卷上

而不通孫陳各出所見王亦無定論予以爲南子乃公子郢郢字子南謂之南子猶戰國謂匡章爲章子田盼爲盼子南子來見夫子遂見之以正名之舉將賴於彼子路義衛輒之祿迂夫子之語誠於南子有冰炭不相合者所以不悅其心恐夫子有意于南如胡氏告諸天子請於方伯有病於輒然夫子有是心未必爲以已非衛柄臣所以有否則天厭之晉

今之坊古之里如云某坊猶云某街唐舒元褒疏云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呵道則街與坊無異

困學紀聞曰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故考工記以書之削爲良又云筆是筆削是削若直以筆爲削是漏爲矣

貴州普安衛城百餘里有羅勇山地峻絕上有白雲舊傳普安衛爲舊時萬應寺餘年題詩甚多一日閱羅勇殿殿殿殿笑看黃屋倚團圓南遊瘴嶺千層迤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人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袈龍袍百官此日歸何處惟有諸禽早晚朝二日風塵憶昔忽南僞天命酒移四海心鳳道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塵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

宙載

卷上

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近江南呂仙轡降晚霽詩曰長天忽然雲雨收洗出一段瀟湘秋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人倚樓彩繩倒掛碧天外白雲徐走青山頭道人醉臥岩石下了無一點塵寰憂

世恆曰海樂者衆人之言曰海境者坊者之言南北同談幽閑鼓吹有曰丞相牛公應舉時請襄陽王相求知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宋史志有曰元祐三年中書後省言臣僚封贈父母制詞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下用專詞餘用海詞蓋物廣大無際者莫過海故

行人以稠人廣眾謂之海客遺詞以彼此同套謂之海詞海之爲言在唐宋時已見於文

漢庶人身長七尺力挽千鈞兩脅下有如龍鱗者數片碑文皇以爲類已而迄取奇禍

仙游鄭戶書紀常進通錢法疏有曰鑄錢之法每料二百斤內用薄餅南銅七十五斤黑鉛二十五斤加番錫三四斤下爐鎔化若所鑄之錢止重一錢則一百斤之料該錢一萬六千文計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炭火油麻等項寬計作銀一兩鑄造刮磨精緻每錢一千文該工食銀六分一萬六千該工食銀九錢六分通計物料

宙載

卷上

三

工食截長補短一萬六千錢約用銀九兩其錢依價七十字時值一錢則一萬六千文值銀二十三兩一本將及二息况近日私造之錢每文止重六分而銅鉛相半則一本將五息矣豈能禁其不爲耶又曰洪武之錢最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少大而重八分今鑄錢若以一錢六分爲則比永樂之錢再大一圓每鑄料一百斤止該錢一萬文仍要鑄匠刮磨精緻如是則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不爲此立法之幾深也

晦翁擬造化爲印板許曾嘉擬人心猶印板

劉靜修愛孔明靜以修身語遂以爲號

金志貞祐二年議遷都直院孫大鼎入疏中有曰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懼亟取則難洽於教化故先立張楚次

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觀此疏欽宗必竊聞虜欲立己言所以戀戀不死至三十餘年向非逆亮斃之則苟活雖百歲心猶未已也蒙宰王公勳以廉介愛知英廟年八十餘累疏乞歸不允一夕七上疏方獲俞旨翌日卒人謂公止致政一日云

太祖微行至某橋訝橋水赤或對以紅花廠棄餘者上怒以此尙可染旗幟卽命戮其主者

宙載

卷上

四

蔡伯喈爲郭泰碑銘曰吾無愧色也張知白爲陳琳除命曰吾不辱吾筆也

內江鄒公智謂端毅王公語蟬連不已鄒出公謂左右曰佳士然非享福器後鄒果以言貶死

正統初一流星貫月識者以爲王振擅權應

韓詩外傳載子貢言子產爲政三年而庫無拘人夫庫爲貯物舍而以拘人豈亦如今司法者寄禁繫罪於各倉廩與

永昌城東有哀牢山誌稱安樂說爲哀牢頃見成化十六年敕諭雲南鎮守撫按三官得爾等奏據車里宣慰

司公文稱安樂國因娶哀牢女不得賴老嫗宣慰奪娶恃強調兵攻破老嫗地方成化十七年又敕諭鎮守撫按有云得爾等奏安南國王黎顯調軍開路將哀牢克破隨到老嫗殺死宣慰刀板雅蘭父子又在哀牢蓋倉積糧要攻八百云云可見雲南所有哀牢乃介乎博南騰越間者交趾所攻哀牢乃介乎軍里八百間者據予所見有兩哀牢

張無垢云貪冒之士如落穢溷汙渠如何故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瀼瀼襲人觀者已覺心目頓快況處其間哉當刻一私印云萬竹間清風瀼瀼或作竹

宙載

卷上

五

間風露以自勵

陸路長憂勤之念舟行興縱逸之心

里克於申生之廢以中立自居夫中立者以不倚見之克知君將廢長立幼乃不敢為言是已置申生於死地陰助奚齊之立矣既陰助奚齊則心已倚於奚齊可謂中立乎胡廣以中庸自處夫中庸者無過不及適可平常廣與世浮沈死而後已子無過不及適可平常寧有一二即以吾儒正道而小人藉以文其好真可慨也

呂東萊讀帝範有曰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今上征雲南樊夷始出以獻而舊

十有二篇始復完

韓昌黎潤筆所受今固不可知觀劉父持諫基金數斤以去且為人作碑銘多至七十人未必人人皆賢也范文正公為人作銘未嘗受遺文忠蘇公所銘者獨五人又皆當世名臣如同馬文正公富鄭公輩

湖廣肅為李承箕幼有大志不喜舉子業好古詩文非禮不言動時人目為李道學成化庚子鄉試考官桑悅欲取其卷為解監臨者不聽悅遂題一絕於硃卷云三復斯文感慨深扶桑枝上鳳凰吟臨風不盡英雄淚湘水衡山知此心後上書政府論學丙午方領鄉薦丁未

宙載

卷上

六

禮闈下第即從陳白沙游不復求仕嘉靖戊戌會試予充同考試官得耀州喬世寧卷其文古雅類秦漢因薦實元魁主考者以舊例填榜先翰林所取者次科次部已行久矣不允時書經房有四人予固請以各房首卷共校之掄其一為魁主考者又以論語題為予命程文即予撰恐諸翰林不悅仍循例填世寧第二十名洎嘉靖壬子湖廣鄉試予為監試總裁闔場書經卷取王其勤為首固荐為解監臨者不從予即揮筆卷上云三楚奇才明時偉器鄉榜宜在高選甲科唾手聯登監臨者色變楊少室魏此齋一方伯吳孫塘憲長皆願指躡予

足使勿爭予亦不計也遂填其墓第六名果聯中癸丑
會試高等子歸田道經華容會孫舉人宜因談李事并
及喬王三子孫曰科名高下有定數正德甲戌廷試覆
渭厓翰已填一甲第三卷尾偶倒印讀卷官銜一中
書曰予能刮之後復倒印遂填霍二甲首李之不中喬
王之各次殆亦定數難強也

元將李思齊屢抗王師後舉臨洮降生命為江西行省
右丞不之官尋以功進中書平章上欲優待思齊食祿
不視事泊卒上親為文遣官祭之又為詩挽之云朕有
幾點銅鑄汁平生不為兒女泣昨日忽聞丞相崩一灑

宙載

卷上

七

乾坤草木濕其子世昌世襲指揮後調雲南臨安衛今
尚世其官思齊本羅山人兄弟七思齊行三墓在寶雞
縣東三十里底店縣人呼其墓為三相公墓

黃州赤壁世以為曹操周瑜戰處非是相戰之赤壁在
武昌樊口之上江之南岸方輿勝覽云水經載赤鼻山
齊安拾遺遂以赤鼻山為赤壁山以三江下口為夏口
以武昌華容鎮為曹操敗走道不知周瑜自柴桑至樊
口後遇曹操子赤璧則赤壁當在樊口上今赤壁在樊
口對岸何待進軍方遇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
北後方有烏林之敗則赤壁當在江南岸今赤壁及在

江北傳訛差謬如此東坡賦東望西望乃疑似語而大
江東去詞云人道是周郎赤壁又云黃州居之數百步
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是否又可見矣鄂
人嚴光治賦赤壁圖云按赤壁當在蒲圻東坡誤指黃
州故其詩云千古龍蟠雄赤壁孤舟鶴夢誤黃州廖道
南楚紀云赤壁在武昌之蒲圻今屬嘉魚崔東州集亦
云赤壁之戰在荊州為詩云鶴洲蒲浦一山橫為識坡
翁誤汝名

宙載

卷上

八

耕養父父殷貨錢製履鬻身以葬感織女織絹償負遂
名邑曰孝感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云董永東漢人父亡
無以葬從人貨錢一萬為奴永葬父畢路逢一婦人求
為永妻永偕歸主問曰何能妻曰能織主曰為我織絹
千疋即放爾夫妻于是索絲十日由千絹足主驚遂如
約以行至舊相逢處謂永曰我織女感君至孝天帝使
我為君償之君事畢不可久停忽雲霧四垂而去董永
之事亦感應所有者近日院本以董仲舒為永子不知
仲舒生乎西漢永為東漢末人不惟相隔遠甚亦且侮
襲先儒無乃膚淺者借大儒為子以神異其事亦或以

永子名仲遂以仲舒當之即可笑

今戶部工部光祿寺及內府各監局所需賦物有司多賣價至京官令人領銀買物以納中閤多無賴者假貸於人冒領謂之攬頭其弊多端近年始易攬頭行召商之法

楊遂菴回雲南省祖過馬底驛題壁云馬底停車日牛問道辰州渺何處驛吏同言路可通僕夫趨踰喜欲舞登岡躡阜層復層上下十盤分可數斷坡危砌石累累側徑繁紆纒一縷空山薄暮峭無人惟有舖舍棲林莽便欲駐馬須明發破屋猶堪辟風雨舖司意惡不願

雨載

卷上

九

留云有變新無變金掉頭只得驢馬行水聲汨汨溪之游須臾日黑道路迷進退維谷心無主荆棘泥淖杳莫辨僕馬被創蹉跌屢撐持去郭十里餘漏下山城當三鼓始知駟吏欺予哉不念危途敢尋梅桃源人夫飢且勞喘息不定面如土舉手咫尺沉淪人怒氣居然出忿語二邑迢迢壤相接佚動體念固其所咫尺不肯將夫迎明言汝北來常汝我聞未敢加譴聊以遜詞相慰撫今我茲出非公當萬里鄉關省吾祖漫勞夫馬已非公敢以迎送稱官府長田舖裡暫停肩有耳如充目如瞽松皮為燭戶為床山風颼颼撼庭宇饑來不忍夜設

旅願與世卒同甘苦

天順間有瓶兒王不知何許人假借武昌衛王指揮家天熱則就宿室內涼則移就簷下冬常臥臥風雪中臥處四圍皆無雪每旦攜一瓶丐酒于市消晚取酒竟飲或以其餘傾於所挂純陽像口內雖罄瓶不見沾漏人皆驚異因號瓶兒王一日於觀音殿下投水內浴起而復下者凡二十四次遂坐逝先遺言令焚其尸將就火視其頂中有黃紙書偈語云赤膊真以圓奔波數十年一朝心放下吾命豈由天了了了真個了了空中粉碎白雲蓬島五十餘年辭世朗然撥開天地呵呵一場

雨載

卷上

十

大笑今日忽然歸去後有人自他處來者云於是日見瓶兒王寄聲王指揮人始悟其為尸解云
邛州有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以竹筒盛之其火無灰井中有水可為鹽取火煮水一斛得鹽五斗家火煮之則鹽少
魏鶴山雅言有云舜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巡死于蒼梧皆妄談觀此則鶴山固已然鳴條說非蒼梧事矣但不著鳴條為何處近何燕泉註家語始云舜葬於紀之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近紀莒城去鳴條不甚遠于是蒼梧鳴條之

說合一而千古之謬正焉

唐杜懷恭乃李勣甥伐高麗欲偕以行懷恭托故再三終亡匿謂人曰行必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曰杜郎疎放或有之乃止夫以懷恭尙知勣心英明如太宗顧謂勣可托孤後勣竟以一語喪唐祚是太宗托孤之明不如懷恭保身之智曾謂疎放者而能照人肺腑不落其術如是哉

羅子蒼識遺云萬見春嘗謂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脚疑其爲姜姓假托子蒼亦遂謂文錄亦有此語蓋戰國去春秋未遠傳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家世事迹

宙載

卷上

上

故傳其事因隱其姓予見之嘗鄙見春妄言嗤子蒼輕信六書暑曰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西域流入中土事物紀原亦謂出于西域繼言莫知所從來高承之識見固不如鄭漁仲則漢以前縱或有決不如晉以下盛二子何從假韻脚以托其姓南史書崔杼弑君董狐書趙盾弑君雖兇威勢焰時尙且特書二子著書于麟筆後豈不能如南董所爲况所言亦未如左傳核實多經師議論有何畏懼而掩其姓縱使所紀如左氏以二子言而度其人固不肯自處畏避甘在南董下者誠畏避則不爲是書又無人督責豈有既爲而復掩耳

呂不韋作春秋所載多譏議羸氏諸客生當時尙不隱諱以盧福曾謂二子議已往事畏禍至掩其姓何其淺乎待公穀誠如是當有愧於南董與呂氏客者豈足公穀哉戴宏序載公羊氏五世之名而姓纂亦謂下公穀梁氏則爲氏入漢唐時猶未泯天正之大未必無此姓卽無亦或改氏或別族或避諱或言訛或省文或避仇何可決以爲無且如從祀諸賢巫馬漆雕公冶端木氏今皆無亦可指四姓爲某字韻脚而爲隱其姓者耶噫見春爲此說子蒼述之不足訝而晦翁亦言之何也

宙載

卷上

上

莆田黃某爲洛陽典史督役修縣後堂平治際有古墓一石刻云淳風之墓不計年弘治八年始見天寄語洛陽黃典史與我遷在此墓前黃如其言遷之國家重刑有不載於律例者有三曰夜刑謂裸其人夾以板又加束縛由足及首寸錦之肉落卽餉羣犬是刑必用於深夜故以夜目宣德間劉球死錦衣獄子孫訪求遺尸惟得血裙幅餘以受此刑曰火刑者置人銅鉗下四旁燃炭火熾銅鑄人亦隨化故以火目宣德間漢唐人死此刑曰煉刑者取圓雜記亦載之謂宗室謀逆則懸帛屋梁俾投噉雉經不就者強入之既殮置屍柳

筐篚內置黑豆二石雜以麻餅上下積薪焚之少頃屍
皆爲粒如芥爲末如塵取而揚之以此刑有類煎煉故
以煉目正德間寧庶人與同叛諸宗室俱受此刑於通
州三刑之中夜刑尤慘獨以之加外臣焉

往一士以會試行江北植歲荒飢死者縱橫道旁犬
鴉啄其心腹皆露形俱不一或傾邪而長或橫闊而扁
或大而有毛或凸凹不一以此知人心形既異宜乎其
存與發萬有不同

宋時宋郊宋祁稱爲二宋元宋本暨弟聚聚文學與本
齊名人亦稱之曰二宋

宙載

卷上

三

後渠崔公向予言唐人詩郊寒島瘦全怪俱成一家言
今人詩皆是描紅朱有自出機軸者乎對曰唐人詩本
於心如太白好酒飛卿好色言與心符故不可及今人
詩與心迥異故格調雖規模古作而意味終不如公以
爲然

嘉靖戊子順天鄉試考官韓邦奇方鵬左遷邸報以爲
失擡龍飛聖學諸字人言聖意不爲此初錄進覽時因
序中有令休字又以題爲君子哉若人二句註中以羿
專比當世之有權力意其以此諷時政甚怪之提學御
史以錄敘中循例載其名有言二公遂被罪

白樂天移山樓詩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斷山樓滿院栽
上仇近年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五考對四度知唐
人以一年爲一考之制

國初來提學無關防正德間田汝耕提學江西奏江西
人心奸詐請給關防朝廷遂通給之

宋書五行志載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師
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
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
眚勿復劾三公此可堪關漢人災異免三公之失

憲副趙所部用印時一吏盜用於私爲公文憲副已
宙載

卷上

西

見後遍搜其身不得遂置之尋詢他吏曰吾明見彼盜
用何搜而不得吾不復治之特欲知其故耳吏乃言惟
公不究乃可盡告彼盜印時見公顧盼度公終必搜因
乘隙置印匣中印入鎖匣公極力搜皆匣外次日用印
公不復爲意後安然取出斯公受其欺也憲副聞以語
所知見吏弊難革云

許渾題峽山寺詩云海墟爭翡翠溪邏闌芙蓉自註其
下曰南方呼市爲墟呼戍爲邏新州有翡翠墟芙蓉邏
也

殿試卷膳項以十三幅爲格用紙二張每幅十二行迄

見南堯楊知州順明言殿試卷凡擡頭字須在格內此固是亦須策後仍空十入九行以備刻讀卷官名職則此卷雖不在一甲亦爲二甲每科入試如此者不過十餘人往往長才博學之士肆意極言於草稿及磨時紙幅不足或陰截數段或行有變款或後無空行雖有晃董之對不得達御覽本朝廷對策惟羅一峯極長常疑其十卷幅卷寧能寫此數萬字及詢諸故老云一峯既中會試于禮部領卷時自言入于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宿壯其志許之磨真遂有二十幅時李交達進讀羅卷幾半時餘李年漸高跪久至不

南載

卷上

三

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爲次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爲有惠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五幅爲定式

朱寧本雲南探課鎮守太監錢能見寧狡黠以爲奴能死遂竄名騰驤衛爲勇士執役御馬監武帝常至監試馬因寧應對敏給執控閑習遂獲進用不三四年寵極位盛迄至殺身云

湛尙書若水以講學立門戶一時飾虛名求實利者靡然從之湛諸人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要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土膏腴者假建書院置學田爲名必得之爲殖

計皆資勢於門生官其地者鄉人嘗曰甘泉隨處體認地理也

韓魏公奉使回詩禮煩偏苦元正拜自註曰虜庭元日拜禮最煩又曰尸大猶輕永壽杯自註曰永壽虜主生辰節名其日以大白酌南使予謂虜人行禮猶沐猴而冠今言禮最煩者欲苦中國使人之拜揖耳酌以大白亦苦之之意夫以魏公當南北息兵日所遇尙如此則北狩南渡時奉使諸賢往受屈辱竟不知何如也

馮京三元之事記者不妄言京父馮商是京之父乃商也一言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又若以商

南載

卷上

六

爲名惟皇朝類苑有曰馮當世之父式爲佐侍禁以終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則當世父名式亦常爲侍禁矣

宣廟于禁中作鏡室上下四方以青銅鏡料爲質又刻喜佛畫春圖於內每在此御妃嬪美艷者以形影照映爲人間極樂云

前漢書藝文志雜占有黃帝長柳占夢有甘德長柳占夢長柳義無解者按韻會言伏生尙書云度西由柳谷柳諸色所聚曰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謂曰入之色爲柳然則所謂柳者或取義于日入加以長猶長夜

之意王伯厚玉海有藝文志考証於此亦無解適得柳字訓因傳會之未知是否或云長柳主夜神也藏經教乘法疏引之山海經亦載之但柳作留豈字近遂舛誤莫辨數書多不可解長柳其一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南至北嶺戶註引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三才八年瑯琊刻石又有南盡北戶之文乃知北戶錄名取諸此

自樂天詩二杯藍尾酒一機膠牙餠子晉公歌錄載真宗朝回宴未却金樣孺一片玉堂雜記淳熙乙未初伏

南載

卷上

三

賜香酒四斗時菓七樣歐陽玄漁家傲詞云凍合竈瓢餉一標標之用於俗見於詩者如此第不知何以不收入韻書

元魏中山王熙討元又不克語人曰上懸朝廷下媿相知宋薛奎志或不振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

前漢書楊王孫傳武帝薨之葬窆木爲圓劉賓客嘉話云張尚書牧弘農日人言南川有堯女塚近爲盜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盤寶器極多世傳堯舜茅茨土階乃墨氏託言

宋欽宗時金人犯邊則下詔求言稍緩即阻抑言者當時有城門閉官路開城門閉官路閉之語今之禍祀鬼神者亦每如是利微也已

嘉靖間晉寧縣令嚴毅期用勸進奉旨段朝用入銀紵國足見忠愛與做紫府宣忠高士
新人奉奉張仙無嗣者多獲注子且顯異傳言畫像不如本條腰其臍腑施爲靈應

季文子三思後行夫子應其私意起而反惑今人正爲不能思慮行去是以有動必錯故王思在文子則不約在洽或則不俱思而思

南載

卷上

六

王梅溪再論馬綱狀云素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除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擇塘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二十綱每綱用三舡每船計五人十綱爲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作三番更替則又倍之觀此則宋人謂舡爲綱猶今人以木筏爲排也馬舡爲馬綱花石舡爲花石綱即余稱放木者爲排客也

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人言可畏如是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唐玄宗是也始而與亂固可以亡終而與治則興亦至矣商太甲

是也

鼠璞言令刊印小冊謂之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手寫五經於巾箱中嘉慶間從學官楊璉奏乃焚毀小
板遺殘錄言劉原父以六經自隨隨頭細書爲一編置
夾袋中入教之遂爲鐵板是近日袖珍諸書卽巾箱夾
袋之遺耳

子雲作法書最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
可李仲元與子雲不持錢子雲書之可謂高致而劇秦
樂新何邪想子雲落筆時自汗顏亦面溫公註法言至
此曲爲辨釋獨不思子雲三桓陽貨雖或有遜言而

雷載

卷十

五

祿去公室五世之論盜竊寶玉大得之書不一而足何
嘗有毫髮私貨哉何溫公之不思而恕子雲也

昔人謂郭璞知死於日午竟不能免難遂以是議數學
此殊非蓋數者造化所爲雖天地開闢不能外人所遭
莫非數特人不能先知璞先知然豈能逃避哉使能知
卽能避是人爲反巧於天地矣又何足以爲數耶
富家子嗜酒蕩產後乞食于途因歌曰賣盡田園注
玉杯醉鄉終日不聞雷如今乞食沿街走只爲朝朝醉
醒歸雖自述亦足戒人

龍鍾字德剛萬載縣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漸

江按察司以微累下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靖難
師起征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文皇帝繼統詔械鐔錦
衣獄不屈死有收其屍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殞弗事
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
我歸于土所今其遺孀家書及國初諸公哀挽詩文見
嘉州志三觀備遺錄革除遺事國史補遺皆不載因爲
表出之

韻會舉要案字說文凡屬所凭也周禮掌次張璠案注
以種爲牀於醒下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三
國志曹公作欲案臥視書一曰木名集韻或作按又據

雷載

卷上

三

也荀子不苟篇案饒而治之註曰據舊亂而治之也又
荀子案字多爲語助及發聲王制篇案謹寡選閱材技
之士是發聲也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敵國案自屈
矣國家案自富矣是語助也

韓參政邦靖養病回書一山披羊於驛壁曰肯排山南
山北偃肯倒海東海西翻我如今心兒裡不緊意兒裡
有些懶如今一個個平步裡上青天一个个日日近龍
顏青山綠水且讓我閑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我要
閑嚴潭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搏你會腔時誰不會
眠